

比较是一种执着

家附近有一担卖油面的小摊子,我平常并不太注意,有一回带孩子散步路过,看到生意极好,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人。

我和孩子驻足围观,这时见到卖面的小贩,把油面放进烫面用的竹捞子里,一把塞一个,刹那之间就塞了十几把,然后他把叠成长串的竹捞子放进锅里烫。

接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十几个碗一字排开,放佐料、盐、味素等,很快地捞面、加汤,十来碗面煮好的过程不到5分钟,我和孩子

看呆了。更令人赞叹的是,那个煮面的老板还与顾客聊着闲天。

在我们从摊离开的时候,孩子突然抬起头来说:“爸爸,我猜如果你和卖面的老板比赛卖面,你一定输!”

对于孩子突如其来的谈话,我感到莞尔,并且立即坦然承认,我一定输给卖面的人。我说:“不只会输,而且会输得很惨,这个世界上能赢过卖面老板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

后来我和孩子谈起,他的爸爸在这世界上是输给很多人的。

孩子感到疑惑,他问:“爸爸,那

么你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别人呢?”

我说:“如果比写文章,爸爸可能会比得上那卖油面的老板吧!”

孩子说:“也不会,油面老板几分钟煮好十几碗面,爸爸要很久才写完一篇文章!”

父子俩相对大笑,是呀,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有什么人可以相比呢?

事实上,所有的比较都是一种执着。

(摘自《广州日报》 林清玄/文 2020年10月21日)

开怀一笑

说什么

爸爸:“宝贝儿,如果我像你那样,手这么脏就吃饭,你会说什么?”

儿子:“我应该懂礼貌,什么也不说。”

王八都爱吃

一位客人在饭店点菜,点了一份王八,他想捉弄一下厨师,于是说道:“这王八做的真好吃。”

厨师想了想,说:“是啊,王八都爱吃。”

(据笑话集)



根治欠薪

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力度治理欠薪问题。日前,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自2020年11月6日至2021年春节前,在全国组织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将以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及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为重点。

(摘自《经济日报》 王鹏/作 2020年11月16日)

人们喜欢用“五谷丰登”来形容丰收,也常常用“五谷不分”来指代没有生产劳作经验,缺乏常识。那么,五谷究竟是哪五谷呢?

五谷还是六谷?

“谷”来自同音字“穀”的简化,古时指有壳的粮食。我国刀耕火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一轮轮的耕种与收获过程中,一些更适宜种植、传播的谷物从同类里脱颖而出,成为餐桌的主流,“五谷”就是其中的典型。

有关五谷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论语·微子》里。子路随孔子出游,途中走散,遇到一位正在劳作的老人,就上前询问他有没有看到夫子。老人回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可见当时已流传有五谷这一说。五谷用法的出现,说明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通行的主要谷物分类,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已经发现了几种最适宜栽培、口感最好、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给《周礼》作注时说:“五谷,麻黍稷麦豆也。”而对《孟子·滕文公上》里五谷的注释,赵岐给出的答案是:“五谷,稻黍稷麦菽也。”

这两种五谷的释义差别不大,“豆”和“菽”是同类作物,区别在于一个没有提到“稻”,另一个没有提到“麻”。又有人把两种五谷的说法结合起来,就有了“六谷”一说,即稻、黍、稷、麦、菽、麻这六种主要作物。著于战国时的《吕氏春秋》,内有《审时》篇谈论到农事技术,专门列举比较了栽种禾、黍、稻、麻、菽、麦这六种谷物的利弊。《三字经》里念诵的六谷也是六样:“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五谷种植历史都比较悠久。菽即大豆,原产我国,新石器时期已有栽培,如今除了作为副食品外,已很少拿来代替米饭,反而大豆的榨油

五谷“争霸”,一部微缩农业史

和工业原料功能日益重要。麻的种植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彼时北方已经栽培大麻,南方也可能已栽培苧麻。而麻这种农作物的用处除了大麻籽可以炒食或煮粥,其实更大的用途在于编织。《管子·牧民》里说:“藏於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陶潜的《归园田居》诗有:“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养桑树喂蚕取丝,植桑取其纤维,桑和麻就是在棉花到来之前,古代中国解决穿衣之道的的方式。但在以粮食为内涵的“五谷”里,麻之后的式微也是顺其自然。可见不管是五谷还是六谷,其中总有力量此消彼长,五谷队伍里的顺序排列也在迭代更新。

黍稷曾是领跑者

如果五谷的几大谷物打起争霸赛,那么黍曾经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说文》里就有“黍,稷(音jì)也。五谷之长。”既然是五谷之长,自然就有了许多象征意义。从周代起,以黍来代表谷神和用社来代表的土神结合,成了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原始物崇拜,象征国泰安康必须稳定粮食基础。《周礼·考工记》里记载,社稷坛设于王宫之右,与设于王宫之左的宗庙相对。之后社稷发展成了国家的指代,《礼记·曲礼下》里说的“国君死社稷”,意思就是国君与国家共存亡。此外,周代农官也被称为后稷;古代祭神的祠堂被称作稷祠;同样的庙宇被称为稷庙。

那么,稷又是什么呢?一说认为是粟,《尔雅·释草》注里有:“稷,粟也。”一说认为是高粱,《广雅疏证》里说:“稷,今人谓之高梁。”还有一说认为是禾的一种,《本草纲目》里的分类法是:“黏者为黍,不黏者

为稷。”万国鼎先生在其所著的《五谷史话》里认可第一种说法,即稷为粟,也就是俗称的谷子。

南北朝前,谷子在我国栽培作物中一直占据首要地位。谷子不但可以作为粟的专名,也因其重要性被用于所有粮食的统称。《吕氏春秋·十二纪》里,提到粮食收获季节时要“尝麦”“尝黍”“尝稻”“尝麻”,但到了谷子这里不说“尝谷”而说“尝新”。作为周代起北方的重要粮食作物,谷子的收获象征新一轮耕种的起点,有新谷接旧谷的意思。

再往下发展,谷子的专名“禾”“粟”都演变成了粮食的统称。诗经《七月》里有:“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袁衷中《田家》中说:“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吕氏春秋·审时》和《齐民要术》记载的六大谷物里,禾也都是排在第一位。

在商周时代,能和稷争夺头把交椅的只有黍。黍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籽实碾成米后就是北方俗称的黄米。《说文》里解释:“黍,禾属而黏者也。”黍是商代酿酒的重要原料,酿成的酒叫做黍酒、黍醅,早期地位可见一斑,甲骨文中出现多次的“黍”字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因为只能栽植于北方高寒地带,单位面积产量不如谷,到了春秋战国时,黍排在了稷之后,且一直没有超越。从各种对五谷的注释,以及《周礼》中对于九州适宜种植的谷物的记载来看,黍和稷在商周时的农作物中占有统治地位,全国范围内都是最重要的谷物,所以也有用“黍稷”相连指代“五谷”。

黍和稷的早期领先主要在于它们耐旱、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生长期短的特性,在农业技术还未发达的商周时期更容易栽种。两者在粮

食中的统治地位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有所变化。春秋战国时人们以生产菽粟为主,到秦汉时则改为以麦为主。就全国来说,黍和稷现在都已远离人们的主食餐桌,另外两种超级谷物——稻和麦的崛起,不但改变了五谷的排序,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南北方的经济格局。

稻与麦后来居上

水稻是典型的后来者居上。《朱子集传》曰:“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然也是原产我国,新石器时代已种植于长江以南,但一开始稻在五谷中的位置并不突出,排在黍稷之后。甚至在另外一个版本的五谷里,稻干脆就消失了。

究其原因,通常认为早期古代经济政治重心偏于北方黄河流域,直到汉代以前,南方都是一片地广人稀,农业技术远落后于北方,稻米的种植推广也相应缓慢。南方作物稻的重要性,要到唐后期才逐渐体现出来。尽管如此,《诗经》在《鸛羽》《七月》《甫田》《白华》等篇里也提到了稻。

从商周时起,稻米开始向北方传播,地位逐渐上升,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因长期战乱,农业生产遭受重创,人口往南方聚集,随之带去的种植技术也极大刺激了稻米的产量。唐代时稻的产量已超过了黍;宋元时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稻黍两熟制由此在长江流域正式形成;也是从宋代起,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苏湖熟,天下足”(明代也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按照《天工开物》(1637年)的说法,明代的粮食产量,稻占十分之七,大小麦、谷子、黍等共占十分之三。由此

△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

△当你越来越漂亮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地实现。

秋味

新米成熟,煮一锅饭,满屋弥漫着浓浓的饭香;榨油时,几里外就闻到浓郁的花生油香,让人清爽舒坦。还有空气里弥漫的稻草香、野菊花香、八角香、野山椒香……整个秋天,几乎都是在香气浓郁的氛围中拉开序幕、展开情节,说秋天的味道是香的,再贴切不过。

石榴红了,一粒粒石榴籽含在嘴里,微微的甜味浸润于心;柿子熟了,红红的瓢儿被挤出表皮,用嘴轻轻吮吸,甜味如蜜,甚至几天之后,还会让人回味无穷。板栗捡回来,等上几个晚上再蒸熟,粉中带甜;枣子也是通过晾晒之后,甜味才愈发浓重;拐枣只有经过霜打后才能够采摘,也会愈发甜润。秋天的果实,大部分都带点甜味,那是丰收的味道。果实经过春夏吸收营养,经过漫长的酝酿积蓄能量,付出的汗水终于得到了回报,甜甜蜜蜜,正是生活真正的味道。

香甜味是秋天的主体,它蔓延着、伸展着,连续几个月,风风火火,丝毫没有减退的意思。到了深秋,该挖红薯了。焖一锅红薯,软软甜甜

的,小孩子最喜欢吃;卖到城里,城里人用它熬稀饭,红白相间,香香甜甜,也是城里人的最爱;还有烤红薯,下班的手里拿着刚出炉的烤红薯,在秋风里吃得津津有味。

葡萄是酸的,特别是山里的野葡萄,酸得让人直流口水,但山里人却特别喜欢这种略带些甜的酸。山楂是酸的,每到深秋它红透时,那股甜甜酸酸的味儿,山里老幼皆喜;野生猕猴桃也是酸的,咬一口满嘴酸甜味,但同样被山里人看作果中精品。

酸,同样也是秋天的一种味道。酸甜是经过漫长岁月酝酿而成的,酸中有甜,甜中有酸,自然界如此,生活不也是这样的吗?当然,秋天的味道还有许多:辣椒的辣味、橡子豆腐的涩味、秋苦瓜的苦味等。

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才是秋天真正的味道,丰收的香甜感受、快乐愉悦,让人们忘记了生活中的酸和苦。品味秋天,品味人生的丰富多彩,你会愈加爱惜生活。

(摘自《今晚报》 刘继智/文 2020年11月10日)

可见当时稻已经成为五谷的榜首,黍紧随其后,稷和黍只有让出第一和第二的交椅。明清时候乃至今,稻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一直占绝对优势,发展出了以中国为核心、辐射东南亚的稻米文化圈。

和黍、黍、稻不同,麦在黄河中下游的种植较晚,考古发掘迄今没有发现黄河流域原始时代的麦作遗存,所以通常认为麦是被引入中国的。小麦的耐旱性明显不如一些中国原产的旱粮作物,所以在商周时期播种面积不大,在粮食作物中产量不高,但《诗经》里的《桑中》《载驰》《丘中有麻》《硕鼠》《七月》《生民》等篇已有提及。

麦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较快,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推广,《晋书·五行志》说:“元帝大兴二年(319年),吴郡(今江苏)、吴兴(今浙江湖州)、东阳(今浙江东阳)无麦禾(即麦和稻),大饥。”可见普通百姓已经意识到麦的栽种价值。魏晋南北朝时,麦已经被推广到了南方。到了隋唐时候,麦的地位基本与粟平齐,同时唐代也首开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的种植模式。南宋初年,北方人口大批迁移到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也由此促使了小麦在南方的推广和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的形成。按照《天工开物》的估算,当时小麦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5%。可以明显看出,小麦在明代粮食作物中仅次于稻而居第二位。

今天,我们仍然把五谷作为粮食的统称,但粮食产量的前五名里,已经没有了黍和黍,新的五谷前五强依次为稻谷、小麦、甘薯、玉米和大豆。事实上,关于五谷的内涵一直在变化,五谷里的排序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变化的五谷,俨然一部微缩的农业史。

(摘自《北京日报》 慧文/文 2020年11月13日)